

學海人豪何浩若

陳綏民

何浩若先生，學貫中西，才兼文武，歷任黨、政、軍、學、財經、文宣諸要職，均著成績。具滔滔雄辯之才，終其生受領袖知遇、同輩推許、門生故舊敬愛之深，誠屬少見，朋輩曾以學海人豪譽之，實不為過。

湘譚世家，博士習兵

何浩若先生字孟吾，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時在戊戌政變後一年，適為八國聯軍前夕，可謂生逢亂世。七歲喪母，父親何特循老先生係湘譚名儒，與王壬秋（湘綺）張鐵門等同為經學大師，曾任教明德學堂，後任湖南省教育司長，對湖南教育氣質與文風之養成，有莫大貢獻。尤對先生督教甚嚴，七歲入蒙，即熟讀經史，十歲兼習詩文，年十二入湖南明德學堂，乃當年黃克強等講習倡導革命之所，先生因得先沾薰陶；故其愛國赤忱革命思想，導源于此。民國二年，年十五歲，考入

北平清華學校預科；民國六年，升正科，習經濟；民國十年，清華畢業，時當南北軍閥割據，先生目睹時艱，負笈遠渡重洋，期更力學益智，以蘇民困。

民國十一年九月，先生赴美入史丹佛大學四年級習經濟。畢業後，再入威斯康辛大學研究院，為美國著名制度經濟學派康門斯（T. R. Commons）大師之得意門生，獲授博士學位。時當廣東北伐開始，爰復立志從軍，再考入著名的諾維治（Natick）騎兵學校（與馬歇爾為先後同學），此際適逢總統 蔣公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軍北伐，進展順利，十月九日，留學諾維治學校的中國學生于國慶前夜舉行慶祝宴會，并邀約其他外籍學生參加。據當時美國「地球報」（Globe）的特約通訊報導：維蒙特州北田（Nattfield）十月九日訊：「諾維治大學教職員，在本校馬普里武德（Maplewood）的罕有宴會中，由五位諾維治中國學生中，得到關於中華民國的直接消息；這宴會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十五週年而舉行的，主持這一宴會和講演者是出生于中國湖南

，畢業加里福尼亞史丹福大學，得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和博士兩個學位的何浩若。何氏今在諾維治修一年的軍事科學課程，擬於明夏返國，參加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希望由此使其祖國從被稱為日本和英國帝國主義的支配下解救出來。與他一同返國的，還有四位正在諾維治大學修習軍事的中國人，和何氏同懷壯志，其中陳武宗和朱世明（抗戰勝利後為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已故）兩人，是軍校的特別生，均係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另外還有兩人也是來自普渡大學和威斯康辛。

「在中國人的宴會上，除講演者何浩若本人外，還有諾維治軍事部主任 A. I. Lacey 上尉，他是代表校長 Choise A. Plumroy 的軍官隊長 C. Meccdonald 上尉，麻省 Pocol A. Diency 少校和北田記者的 William Hassel 等數十人。」何氏在講演會上譴責英國用鴉片戰爭強迫輸入毒品。他宣稱：結果，我國不僅接受這毒藥，還由于一而再的不平等條約，喪失了國家的完整性，遂使政權遭受侵凌，由此引至關稅協定，

領事裁判權、敵軍駐屯戰略地點、軍艦航行內河……等等侵略性的束縛。

「當前的中國內戰，是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繼續。南方的民族主義軍隊，主要是要取消那些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這支民族主義的革命軍隊，正受着吳佩孚和張作霖的聯合反對，而吳、張的背後支持者則是英國和日本。」

「在這紀念我國的國慶時刻，我們神聖地把我們自身貢獻給我們先烈未竟的革命任務，使共和國由英、日帝國主義鐵蹄下解放出來。」

「於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時，演說者希望為中國自由而戰中，得到美國的合作，不要作我們敵人的幫兇。」

何先生在諾維治軍事學院為慶祝開國十五週



民國十六年何浩若在美國騎兵學校畢業回國參加北伐時留影。

年紀念會上所發出的打倒軍閥與反帝的怒吼，不僅語驚四座，而且博得美國朝野的重視與共鳴。

參加北伐貢獻至大

民國十六年三月，何氏經由歐洲返國。七月抵廣州，任黃埔軍校少校編譯官，軍校教育長方鼎英極為賞識，并請在紀念週上發表講演，講題為：「自帝國主義的老巢到革命的策源地。」未幾即轉任後方總政治部上校宣傳科長，與曾養甫、賴景瑚、梁鼎銘、李少陵等共事，時值汪精衛在武漢自立政府，形成分裂，何氏等在廣州策動清黨反汪運動，曾撰「汪精衛與狐狸精」一文，載于後方總政治部所辦之月報，在廣州曾喧騰一時，各方亦對此文極為讚揚。

八月，葉挺叛變，竄擾東江；何氏隨軍追剿，率領宣傳工作人員馳赴東江，上溯至梅縣、惠州，復由海道轉汕頭，一路宣揚主義與革命軍之精神，喚起民衆支援國民革命，剷除軍閥與叛逆，有六韜首章在胸，用政治號召擊敵，致力國民革命剷除軍閥與叛逆貢獻至大。

九月，北伐軍廣州預備部隊及新編各師北上，何率政工人員隨軍赴龍崗，方鼎英任新編十三軍軍長，擬由粵入湘，邀何氏任東路軍憲兵大隊上校大隊長。旋方鼎英軍長又命何氏組織幹部教導大隊，任何為上校大隊長，以朱世明為大隊附，并奉校長蔣公電令隨新編十三軍（後改為四十六軍），由贛入浙，參加北伐。

十六年三月，何氏奉命將教導大隊交杭州軍分校賀衷寒接收，（時賀氏任總隊長）

何氏改任第四十六軍第六師上校參謀長。四月初，與何鍵等商討時局，并勸促各將領全力支持蔣總司令之積極北伐，以完成國民革命，統一國家的歷史任務。五月，率部駐蚌埠，代理師長，指揮該師全力肅清鄭士誠、蕭之楚等部，并迫揚虎城部遵令赴蕭縣駐防。此時總司令 蔣公蒞臨蚌埠召見何氏，并徵詢何對於國事、政治、軍事方面之意見。

八月，新六師調蘇北揚州，改編為國軍第十師第五十九團，任上校團長。九月，改編完竣；十月，在揚州徐園與黃湘翹女士結婚。

是年冬，桂系在武漢稱兵作亂，第十師編為江右軍，奉命討桂，調安慶。旋由瑞昌步行入鄂，三月進駐武昌，發表新職，因病懇辭未就，至滬接眷轉赴安慶休養，後遷南京住胡彥遠家，一再報告請辭軍職，五月始奉核准，至此暫卸征衫。時北伐大業初告完成，何氏參加國民革命之宿願已償，乃轉入教育界行列。

大兵教授望重士林

何氏初入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時，仍然穿着其在北伐時之軍裝走上課堂，當時學生初見何氏着軍衣乃大兵模樣，竟然敢於走上堂堂的國立中央大學，而教的竟是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名著，全體學生為之駭然。但當何氏走上講壇後，不用課本，亦未帶講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講述經濟思想史的源流，與現代經濟發展趨向，而且多半用英文講解，使學生為之凜然，想不到這位大兵，竟是美國名大學史丹福與威斯康辛兩學院的博士，亦是美國制度經濟學派大師康門斯的及門傑

出弟子。中大其他各系學生聞風，多選修何氏之課，一時人滿為患，今天在台的名教授被日本人稱為東方人中研究馬列主義的權威學者鄭學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鄭原學農業經濟，將屆畢業，不惜改選何氏課程，寧願多讀一年。足證當時此一大兵教授吸引學生之深，而該系之人才輩出，今在台者尚有余紀忠、陳漢平、胡祥麟、孟學思諸位。何氏除担任中大經濟系主任外，還兼任金陵大學教授及軍校與稅警總團之教官。由於何先生在中大之特殊表現，不僅成為經濟系學生崇拜之偶像，亦逐漸成為中大大全體學生敬仰之中心人物。

迨二十九年一八事變發生，日寇佔領東北，中大學生請願遊行，乃恭請何氏領隊，學生有少數人情緒衝動，致發生毆傷外交部長王正廷之舉，蔣委員長以中大學生之請願遊行係由何氏領隊，乃約見於國民政府，當時回報 蔣公此純為學生愛國之表現，絕非反政府之行動，至於少數學生不受約束之軌外舉措，由彼個人完全負責，并將告誡學生不得有違背國家基本政策之行為，未幾即奉命負責訓練中央大學學生義勇軍。并鼓勵學生從軍報國，南北學潮因而漸息，何氏亦遭暗忌。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閥再度發動松滬之戰，何即與朱世明同往鄭州晤其好友胡宗南將軍，商討率師援滬，并志願重任軍職，事未成而和議已妥，此時學潮再起，共黨地下份子與左派學生亦乘機而動，段錫朋先生復在中大被毆，何氏以自己未能盡到督教學生之責，乃引咎辭去中大教職。從此也就離開了教授的講壇，可是中大當年受業的學生，每一談及何孟吾先生往事，

緬懷如坐春風，莫不心嚮往之。

協助康澤辦訓練班

何先生辭去中大與金陵大學教職後，蔣委員長特別約見於陵園官邸，乃向 蔣公陳述抗日反共為一長期鬥爭，必須加強革命的組織，重整革命的陣容。蔣公特加讚許，并授命協助康澤（兆民）辦特別訓練班，先入該班任教。六月，謁蔣委員長於武漢，奉命率鄧力餘（悌）等出國考察，以創辦政治訓練班而中止出國。九月，與劉健羣、康澤、梁幹喬等主辦政治訓練班（外傳之「藍衣社」亦因此而起），任教務組組長；第一期學員均為全國大學優秀學生及曾在黨、政、軍各方面工作之幹員調集受訓，畢業後分派華北、西北與中央各部隊担任政訓工作，部份亦成為別動總隊及華北工作總隊之骨幹。對全國軍隊革命思想之陶鑄與軍令方面之統一，尤其在華北西北工作人員，貢獻至鉅。

後復担任賀衷寒先生在廬山星子主辦之政治訓練所副所長，同時在廬山訓練團任講座，抗戰軍興，凡胡宗南、戴雨農（笠）兩氏所辦之各種訓練機構，無不有何氏之足跡，他以一留美學生，而受黃埔先進同學之愛重，令人不勝羨慕。

講學三湘促進團結

民國廿一年夏，劉廷芳（任湖南省礦務處處長）約請蕭孝傑、常道直、邵爽秋及何氏等赴湘講學，因得見知于湖南省主席何鍵（雲樵）。二十二年，何鍵任四路軍總司令，聘其担任該部秘書長，剿匪軍興，成立西路總司令部，何氏兼任黨、政處中將處長，隨軍赴萍鄉督剿，辦理清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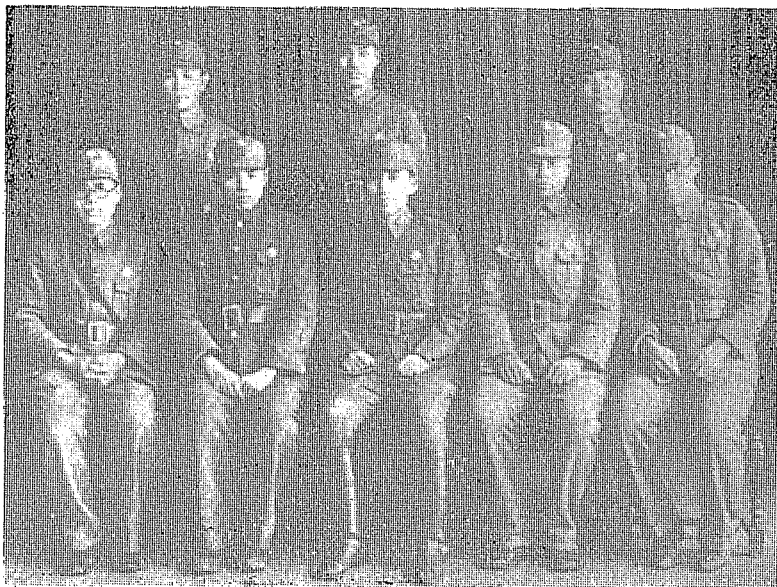
後，撫輯流亡，并隨何鍵赴粵，商討兩省剿共聯防事宜。

二十四年春，總統 蔣公召見於重慶之范莊，返湘後奉命主辦湖南學生集訓，由何鍵兼任總隊長，何先生與朱經農任副總隊長，何先生負責實際責任。辦理訓練全神貫注，此時正是抗戰前夕，我政府一面在江西剿匪，一面則勵精圖治，埋頭準備，以攘外必先安內，國內青年學生基於愛國熱忱，昧於內外情勢，誤解中央不積極抗日，加以共匪地下份子與別具野心之政客，從中煽惑鼓動，因而學潮時起。中央有鑒及此，為復興民族明恥教戰，實行文武合一教育，乃舉行全國大專與高中學生集訓，這是全國青年首次直接接受中央的統一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為長期抗戰奠定一個堅實思想的基礎。

湘南學生集訓，由於何先生細心舉劃，約聘各方精英担任隊職和教職，如王之（西點軍校畢業現任東吳大學教務長）任大隊長，洪軌（曾任江西省黨部委員，七、四分校政治主任教官，江西財政廳長，裕台公司董事長）、仇碩夫（曾任湖南第九區專員）、孟學思（曾任華中剿總經濟處處長，永利公司董事長）等任政治教官。并特別注重學生之思想教育與民族精神教育，編印有關民族英雄史實，如文天祥、史可法、戚繼光、夏存古、黃克強、蔡松坡等人之傳略與詩文交學生參閱。加之，何先生本人朝夕與學生相處，不時作精神講話，闡述民族復興與青年救國之道，因而對當時的學生思想觀念上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而湖南學生集訓在全國名列第一，中央特准

保送集訓同學百餘人至軍校十二期受訓，自此之後改變了很多分歧錯誤的觀念與看法，不僅端正了湖南各校的學風和整個湖南青年運動的方向，同時奠立了湖南青年堅決擁護領袖的堅強中心思想，有兩件事情可為佐證：

(一)、兩廣事變前夕，廣東廣西均派代表在湖南地區活動，遊說湖南當局，此時省主席何鍵幕



民國二十二年何浩若教授(前排正中)任軍委會政訓研究班教務組上校組長時與教務組職員合影。

僚中，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傾向中央，少數一派反對中央，何鍵本人亦兩面應付，一面派其秘書長易書竹前往南京報告湖南情況，一面則派其女婿李覺前往南寧會晤李、白，何浩若氏則是站在堅決擁護中央一面，於是親往廣東籍湘米輸粵與祝陳濟棠母壽，而遊說廣東，瞭解廣州之實際情況，同時復乘赴南寧講演之便，會晤李、白，說明國家當時之處境，與團結一致抵禦外侮之必要，何先生此行對兩廣事件之順利解決，實有幕後補助之功。

當兩廣事變發生後，廣西在湖南之遊說代表曾企圖策動湖南青年集體請願，要求中央抗日，并組織數萬人前往衡陽一帶名為阻止兩軍發生衝突，實則阻止中央軍進入湖南，何氏與朱經農暗中指示學生千萬不要中計，此時湖南省黨部方面由陳大榕、曾省齋諸氏暗中極力策動青年，發表宣言主張抗日為舉國一致之呼聲與要求，國家必須團結與統一，在中央的領導下，進一步調，槍桿對外，不容分裂與割據，呼籲全國青年力遵蔣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此一宣言發表後，乃由湖南學生聯合會決定驅逐廣西代表離開湖南，要求湖南當局堅決表明支持中央，因而使胡宗南將軍之第一師與羅奇將軍之第七師得以很迅速的進入衡陽與長沙，廣東亦因內部陸、空軍之反正歸順中央，遂使兩廣事變順利解決。胡宗南將軍在長沙特別代表中央約見當時各校學生代表懇談并予嘉勉，筆者本人此時因何氏之介得識胡宗南先生

(二)、雙十二事變前夕，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學潮發生後，共匪外圍左翼之北平「新學聯」派北大學生文冰天，平大學生鄭述為(均為湖南籍)潛來湖南，黃華(原名王裕民燕京學生現為匪駐聯合國代表)會同陳家康(曾任匪僑外部次長)至武漢，先後在湖南與武漢召開了秘密會議，企圖在這兩個地區掀起學潮，響應北平與上海的學生行動，筆者時為湖南學聯會的負責人，乃暗向何先生與朱經農先生請示，何當即表示願意與這批青年晤談，請他們相信我何某人絕不是親日派或漢奸，願意說明政府的抗日立場與主張，不意此數人未敢與何氏晤面，私自潛離湖南，僅在武漢大學播下了共產種子，但在整個華中區未發生影響作用。

因是在雙十二事變發生時湖南青年堅決擁護中央，反對張、楊之叛逆行爲，當領袖脫險後，湖南學生舉行全面盛大的遊行與慶祝，表達了三湘的民氣與正義。

因此，抗戰軍興，湖南集訓各期學生，風起雲湧，投筆從戎，當時的湖南已成爲青年學生從軍的中心，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之組織亦應運而生，網羅了全國各地流亡到長沙之大專優秀青年與醫護人才，分赴戰地工作，一部份由謝冰瑩女士率領赴東戰場，一部份由李芳蘭、洪同與筆者率領赴西北戰場。

何氏當時雖已離開了湖南，但他在湖南青年心中留下的深厚影響，實在至深且鉅，而湖南青年對他的愛戴與崇敬，亦永難忘懷。(未完)